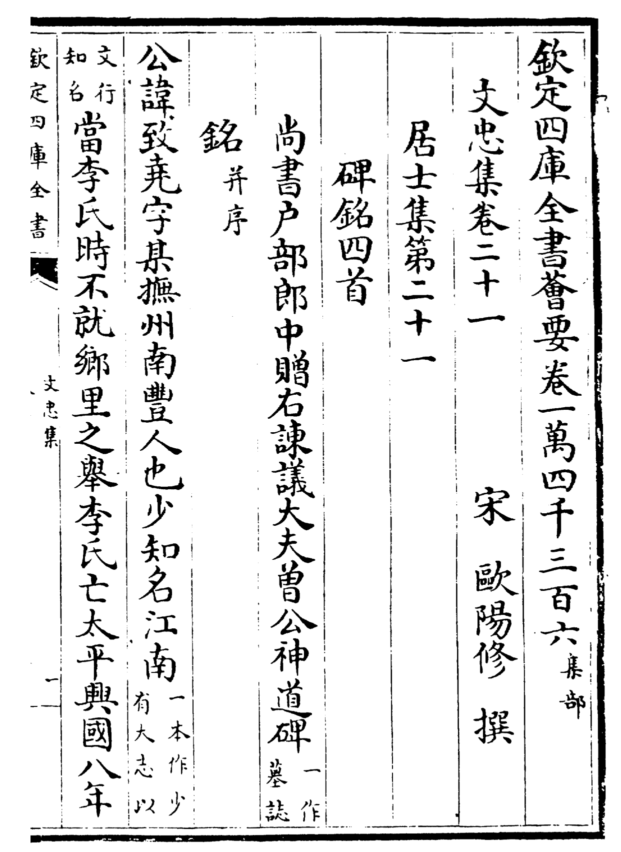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一

碑銘四首

尚書戸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墓誌

銘 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 一本作少有大志以文行知名 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

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禄寺丞監越州（一有始字）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名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此吾職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一本下有事卒不行）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

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一作姓交結權貴一本作豪又有恃其聲勢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一作不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有夫敢以法加諸豪乃強吏之所能爾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為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

復圖而因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一有如此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名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為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於家其副潘惟岳（一作吉）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一有可字）以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

岳一作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効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旣久不觧丞相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畧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旣不可専任一有以事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揮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陜西聽經畧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名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具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黄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逺軍朝廷卒亦棄靈州

公既逾年復為户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日字悞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户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一本曰某

二字作某等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塋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塋龍治一作津鄉之源一作原頭慶歷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一有公之事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鄫鄫為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鄫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自鄫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為曾氏而蒧參元西始有聞於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一作千有餘歲而又顯于公焉夫晦

顯常相反覆一作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眞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於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外所言尤多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一本無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一本有將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決臧否有若著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一作議論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一有仕字晉漢周而皇祖晉公並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

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歴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歴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代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可回奪字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

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於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於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

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詑一作託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一有陰字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

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寛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於法大理駮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

盜而第殺一人既得蕪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一本公行為盜以相救蕪其財不獲則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一作其後韓某知審刑院議正首之罪）卒用公言（一作議）為是而公貶猶不名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一本作秦）州遷荊湖北路轉運使當用（一作治）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

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一作獨若平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一本有平生不為過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内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罷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

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子感悟黨人說進用范公等在左右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豈有一作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一作如有所為一本而任之大用其必大有為於事豈其不欲空言而已一本已作無益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年止四十有五官至

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勲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户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陜某年某月某日塟於某所先塋之次

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嗣）以遺子孫（一有生雖有止歿也長存）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

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以字令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為宣徽北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其為武

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惟冀國一無此三字公諱㬐字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於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爲之子初以文學居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儁德偉望顯於朝廷遂爲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

於百世蓋夫享於身者有時而止施於後者其耀無窮表於其鄉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溥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

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天下一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令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逺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名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於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有選字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

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虔州贑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為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多譽為贑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於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作甲子）以疾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六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一作甲子）葬於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

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

博士女一人適其人諸孫九人銘曰

逺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歴夏商周惟伯休父聲

施孔昭世世不絶閥閲於有唐程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

中山以曁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昰裔孫仕於陳

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人道德家潛

孝弟邦閭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

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

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既薨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於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階第一爵勲階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於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為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

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名試直集賢

院令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録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

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啟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晝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敎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

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
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茍有謀者不能
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
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
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
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名為給事
中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一無不字滿歲罷不
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

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一有直字
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名為翰林一有侍讀字
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茍利不貪近功
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
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
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
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所欲物在程其何
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然累遷吏部

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一有遷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為光禄卿知潁州已而徙

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户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宫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陜西之

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恵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

乎閭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毋得數一作輒出兵夏人以謂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兩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於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

日葬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劉里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兩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

感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彝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
昔有閒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東國鈞乃授將鉞出入
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𠹉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
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
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
請未一作畣其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
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文忠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七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令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

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
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朂其子孫
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
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
素拜稽首（一作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脩撰歐陽修曰王旦
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
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宫使上
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

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户食實封六千五百户贈太師尚書令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彦卿無罪故世多稱

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一作平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

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名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名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名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

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

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茍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而字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冦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一作告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嘆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名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名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君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録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

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

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者劉承規一作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珪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

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令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

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

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塟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邉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

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一無相字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一作後凡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

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録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緑其可紀者輒聲一無聲字為銘詩昭示後世一無上四字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公在

相位終日如黙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所）賞罰功當罪明相所（一作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詒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余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

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𦒿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宫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

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廿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

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一作始學知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名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

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名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禄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至京師從祀太清宫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令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令天子為皇太子以户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

官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槀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槀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

景靈宫副使判吏部流内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衮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

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以字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名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名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蹙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無為字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

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巳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獘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巳公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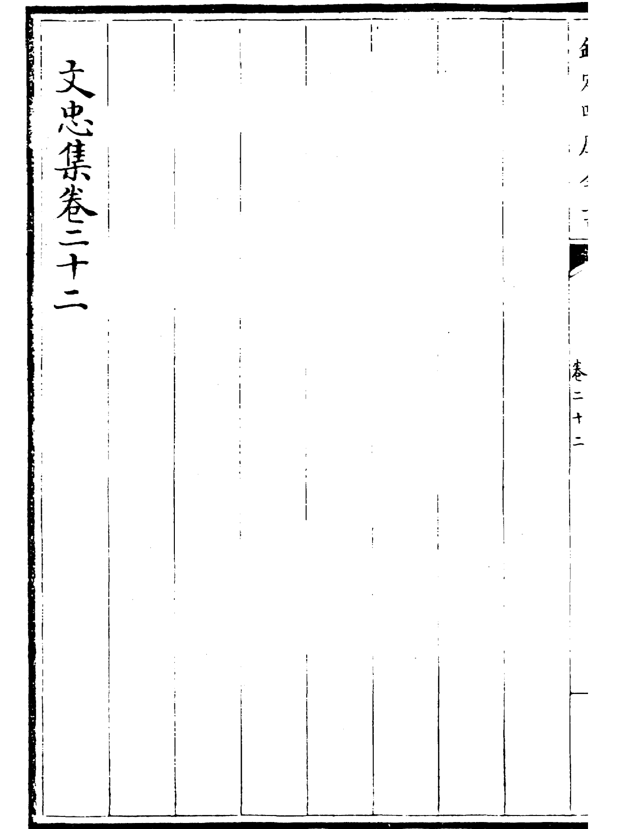
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户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户實封三千七百户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録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公一作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

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一作成下同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

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一有嗚呼字）可為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於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惟多名臣以臻盛

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宫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徳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貽厥後



文忠集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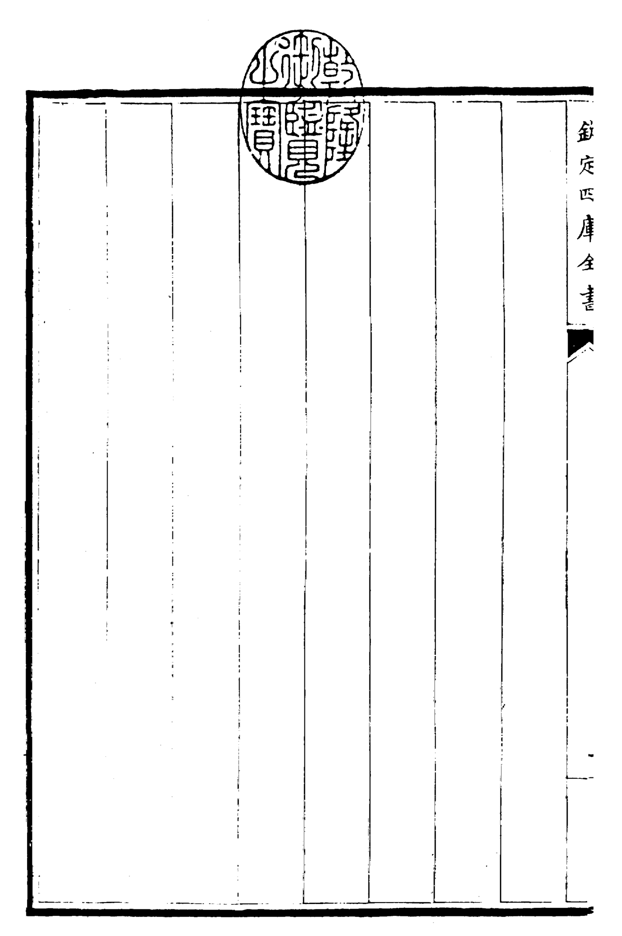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第五頁前三行累遷太常丞刊本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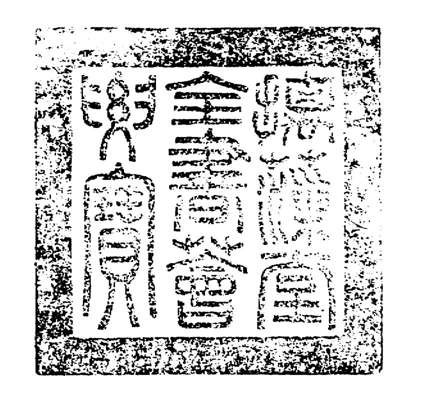
訛贈據別本改

第十三頁後三行自邉制久㒲據宋文鑑制作壘

卷二十二第十頁後七行因賜以他題按宋文鑑

賜作試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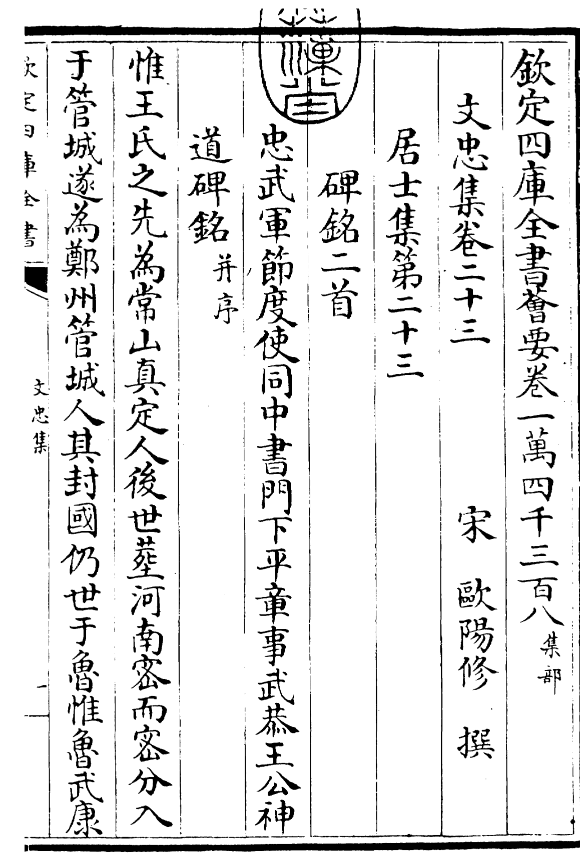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謄録監生臣蔣維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八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

道碑銘 并序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塟河南密而密分入

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

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
有勞有勤報邮追崇以有兹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
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
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
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
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
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
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廵檢邢洺男子張洪

霸聚盜二州閒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
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刼遂皆就擒由
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
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
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
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
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
時章獻大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

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一作以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

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随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一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歷三年起公為保静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静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

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耶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歴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歳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徳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項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

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觧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内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而已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無

出字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耳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宫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

疾甍於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禄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黄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塟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邉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

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樞密以老還仕復起於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於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紀）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邦（一作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

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一作度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奚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寛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

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耇耇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詒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曽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禄仕而襄公繼之以大

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
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
江寂寥二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
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于
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
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
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
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

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
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
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畧
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
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
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
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强

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説隂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抜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刋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税稍徙秦州巳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名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歷之間天下息於久

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歷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邉議未

决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册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脩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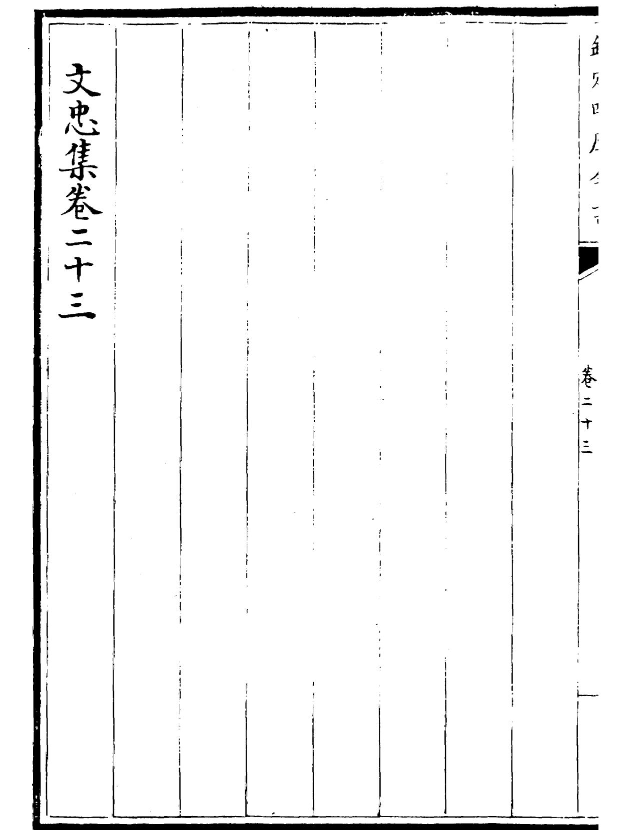
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絶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禄少卿于家又以為其衛將軍壽州兵一本作右領軍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三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

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令不納必怨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黄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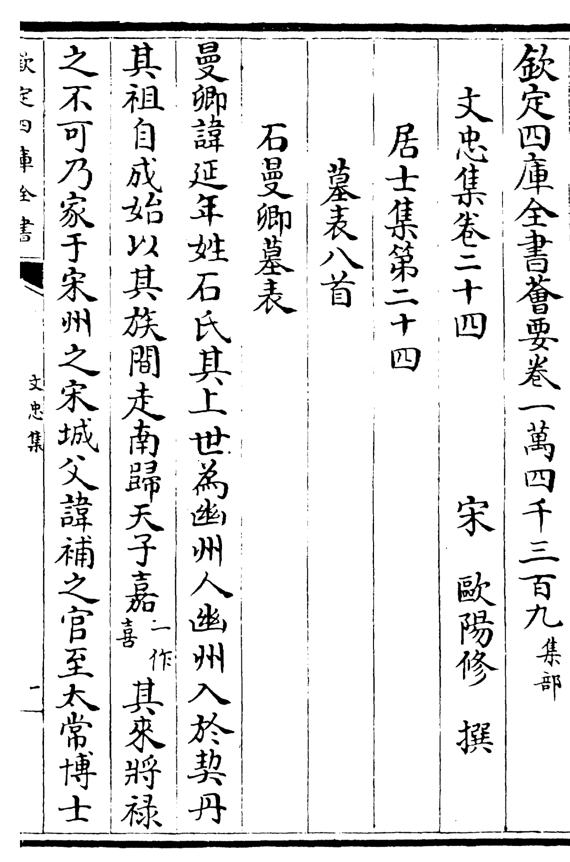
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
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
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髙母及其弟
一人俘於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
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廵
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
名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
檄交趾名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

邊罪當死願歸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有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與開國襲美於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於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歷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徳小人之讒公廢於里一方有警公起於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名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詒來世匪止韶人



文忠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九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

幽燕俗勁武而晏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竒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世乃一混以一作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晏卿落落可竒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晏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晏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竒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晏

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者三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

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名見稍用其説籍河北（一無二字）河東陜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閳邉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

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取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忻及間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禄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

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竒功非得（一無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節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晏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滙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

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旣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眞定主簿齊化基為吏以强察自喜惡君亷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釀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汚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無二字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兾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無二字

吏部考一無此字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名還公考當名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理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飢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飢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頼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

就拜殿中丞嵗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府一有字未行契丹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無二字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𡸁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户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嵗而漢陽之獄空者二嵗卒以疾解退

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二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既其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令民既不能祠君于一作於漢之一無之字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彰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内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内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於絳州之正平先塋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一作著以永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於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

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於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於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自患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於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畧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

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

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鄆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

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賡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

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曽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曽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

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為人剛介一作毅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為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遊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一作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耶雖他人視君亦

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强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勝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嘗良禄之及於親

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襃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司氏永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於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余者且良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

塋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為後然其

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禄仕以忠厚孝謹多才能為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徳行文學為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為强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殁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

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温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壻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為表於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於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

鎭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修嘗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於一作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一無里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

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絶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

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于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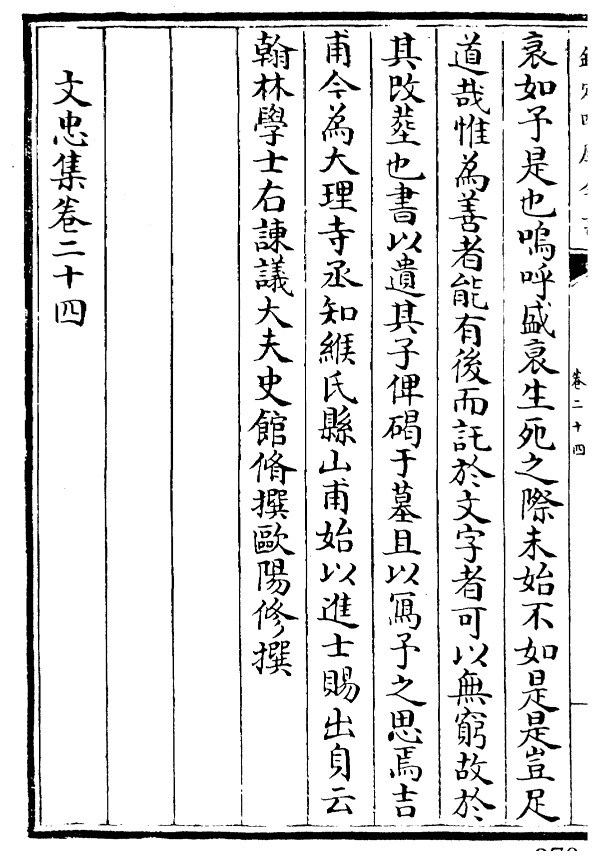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表一作碣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録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

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磚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于（一作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

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率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名字山水竹林一作葱竹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嘗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一作察推既罷又辟司録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閒則從余遊其語

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一有其字）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



哀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予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歐陽修撰

文忠集卷二十四